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三

起元凱敦  
并盡一年

恭閱惠皇帝

建文四年春正月甲申召故周王橚于蒙化居之京師

命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往援山東燕將李遠兵

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乘水渡漚沱河

邀擊不克進兵死者四千餘人平安帥師數萬謀復通

州戊子遇燕將朱能于衡水敗績于是燕王長驅至館

陶乙未渡河連陷東阿東平汶上及兗州之單縣

既興  
諸書

皆書辛丑陷兖州實錄不載但載過兖州戒毋侵曲阜  
鄰縣境中通鑑韋瓘韋瓘至丁酉陷東阿戊戌陷東  
平庚子陷汶上明史稿所載地名月日皆本之實錄而  
實錄無陷濟陽之語其王省之死乃在二年燕師入德  
州時詳見明史本紀于是年正月東阿東平汶上兖州  
下增入濟陽二字蓋因王省之死而誤叙耳其實是年  
燕師卽過濟陽時東平吏目鄭華與其妻蕭氏皆殉城  
亦無陷城事也  
死庚戌燕師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方  
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命其弟玨子有  
爲還家侍父題詩署壁誓必死燕師夜入東門伯瑋冠  
帶升堂南向自經死有爲不忍去還見父尸自刎其側  
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  
願從顏公于地下又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俱死之

癸丑燕師至徐州 二月甲寅何福平安陳暉軍濟甯  
盛庸軍淮上燕師謀斷餉道遣番騎欵台帥十二騎前  
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大呼馳入其陣  
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甲戌燕師攻徐州城中  
兵出戰敗績閉城而守時燕軍士四出取糧恐後至者  
爲城中兵所掩乃設伏以誘之俟其出戰自腹背夾擊  
之自是王以單騎來往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而王亦  
疾趨南下不暇取徐州也 己卯更定尙書以下勲階  
三月甲申燕師趨宿州壬辰次渦河丁酉平安帥步  
騎四萬躡燕軍燕王設伏于淝河命都指揮王真與白

義劉江各帥百騎逆之綠路設伏安兵將至真誘之戰

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狀遇安軍擲而餌之安軍士競取

囊燕師伏發真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後軍不繼安軍

圍之數匝遂斬真真夙稱驍將身被重創猶格殺數十

人燕王嘗曰諸將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聞其死自帥

兵迎戰安部將和爾和舊作火耳挺槊大呼直前刺王馬

忽歷為燕所禽安軍乃却退屯宿州國興據明史建文紀是月燕兵攻宿

州平安追及于肥河斬其將王真遇伏敗績下文又云

四月丁卯何福平安敗燕兵于小河斬其將陳文據此則王真死于肥河之役陳文死于小河之役真死在前

文死在後也明史紀事本末則云肥河之役燕將王真

設伏遂破安軍至小河之役則王真陳文同時敗死皇

明通紀亦云小河之敗一斬陳文再斬王真皆非也至

王真設伏不勝而死泥河之役平安有勝無敗本紀謂  
安斬王真之後遇伏敗績此皆據成祖實錄之飾詞今  
書安斬王真于泥河之役不書其遇伏敗績蓋王真  
設伏而爲安所敗非安自敗也 丙午燕王

遣將譚清帥兵斷徐州餉道以平安駐宿州爲持久計  
斷其糧餉可不攻而自潰也清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  
之還至大店爲南軍所圍燕軍望見旗幟亟馳赴援鐵  
鉉擊却之和爾和之被禽也燕王令入宿衛至是從王  
欲立功自贖乃以身翼王殺南軍數十人圍解遁去

是月燕兵過蕭縣陷焉知縣鄭恕死之攷黑諸書有系  
破蕭縣于正月

沛縣之前者證之憲章錄紀事本末乃夏四月丙寅

三月事鄭恕二女當配亦死之見本傳燕師次于睢水之小河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爲橋以濟

丁卯平安列陣爭橋會何福軍亦至張左右翼緣河而東擊敗燕軍遂斬陳文于陣安轉戰至北坂橫槊刺王幾及之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掖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却之于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燕王曰更待一二日南軍饑稍集未易攻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河繞出南軍後安等大驚而徐輝祖之援兵適至甲戌與燕兵大戰于齊眉山齊眉山在鳳陽府靈璧縣西南山開八字如列眉然按此乃靈壁之齊眉山與三年真定之齊眉山異自午至西南軍輒勝

斬燕驍將李斌維時王師再捷燕人兇思會淮土暑濕薰蒸北軍疾疫乙亥燕諸將請渡河擇地休息士馬俟覺而動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乃下令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任公等自爲之朱能曰諸君勉旃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況敵已饑疲邀其饒道可以坐困利已在我豈可有退心諸將乃不復言會朝廷訛言燕軍已北京師不可無良將乃召輝祖還未幾平安被執何福軍益孤矣 丁丑何福移營與平安合軍靈壁深塹高壘爲持久計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達時南中餽餉五萬安帥馬步六萬護之己卯



燕王帥精銳橫擊截其軍爲二福空壁來援殺燕兵數千却之會高煦伏兵突出燕王還軍復戰福遂敗走于是南軍糧乏乃下令期以明日聞砲聲三卽突圍出就糧于淮河辛巳燕師攻靈壁壘發三砲令軍士蟻附而登福軍誤以爲己號爭門走燕師乘之人馬擾亂遂大潰指揮宋瑄力戰死之瑄晟子也福單騎走免安及陳暉馬溥徐眞孫成等三十七人皆被執安久駐眞定屢敗燕師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嬰其鋒至是被禽軍中懽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之燕王惜其材勇遣銳卒送之北平安遂降時文臣在軍被執者副都

御史陳性善奉詔監軍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燕王悉縱之歸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河死餘姚黃墀陳子方與性善友同死之兵部主事樊士信守淮亦力戰死與明伯完俱亡去不知所終 五月癸未遼東兵潰于直沽初北兵南下上用齊黃謀調都督楊文帥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燕後行至直沽遇燕將朱貴等邀擊敗之全師遂潰竟無一至濟南者 己丑燕師下泗州王謁祖陵賜父老牛酒 淮北之役盛庸獨以一軍列淮之南岸燕師不得渡燕王乃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駙馬都尉梅

殷以進香爲名殷荅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爲不孝  
燕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  
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爲殷下言君臣大  
義燕王氣沮欲取道鳳陽而鳳陽知府徐安亦拆浮橋  
絕舟楫以遏燕燕王乃令邱福朱能等帥驍勇數百人  
潛自上流得漁舟以濟辛卯福等潛師襲庸軍後庸倉  
卒不及禦遂棄其戰艦軍資而走燕師遂克盱眙燕王  
與諸將謀曰今淮安鳳陽皆有備不若由天長徑趨揚  
州指儀真則江淮人心皆震動矣

攷異据明史本紀及明史稿言燕師克盱

眙燕王集諸將議所向或言宜取鳳陽或言宜取淮安王言鳳陽城堅淮安多積粟不如由天長乘勝直搗揚

州按此皆據實錄之文也是時梅殷守淮安徐安守鳳陽燕王畏此二人故不敢取道惟重修三編則云燕王假道于淮安以進香爲名梅殷劓其使又其時鳳陽守徐安方拆浮橋斷舟楫以遏燕師故燕王決計舍此二處直趨揚州此據遜國記

王辰都督韓觀禦燕師于

書之爲得其實今從之

鐵裹寨敗績癸巳燕師趨揚州已亥至天長遣使招諭揚州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以城降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與指揮崇剛嬰城堅守晝夜不解甲知禮有異謀執之與其黨俱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禮弟崇者厚賂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而浴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于獄開門降彬與剛皆不屈死庚子燕師克揚州 辛丑燕師次六合

我軍迎戰敗績 壬寅詔天下勤王遣御史大夫練子甯右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召齊泰黃子澄還于是蘇州知府姚善甯波知府王璉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等先後入衛方孝孺言于上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至勝負未可知也甲辰上遣慶成郡主詣燕軍請割地以講和燕王曰此奸臣欲緩我以俟外兵耳不聽主燕王從姊也 六月癸丑朔燕師將渡江盛庸扼之于浦子口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適高煦引兵至王仗鉞拊其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

帥衆殊死戰庸兵失利退屯高資港

致異據明史建文本紀書是月癸丑

盛庸帥舟師敗燕兵于浦子口復戰不利成祖紀則但書其乙卯復戰敗績之事今按諸書所記癸丑之戰燕

兵大敗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兵至許以改立世子乃帥衆殊死戰庸遂有乙卯之敗蓋此事後修實錄

諱之也今參憲章會朝廷遣都督僉事陳瑄帥舟師往錄紀事本末書之

援瑄叛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監師江上慷慨誓師部

將有金都督者首議迎降植責以大義甚厲金遂殺之

以降且邀賞燕王怒誅之令具棺斂植葬之白石山上

甲寅燕王祭大江乙卯燕師自瓜洲渡江盛庸迎戰于

高資港敗績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不先

下之往來不便戊午至鎮江守將童俊以城降方事之

殷也刑科給事中黃鉞丁父憂在家方孝孺弔之屏人問燕事鉞曰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盜也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將有異志至是俊果降鉞常熟人庚申燕師營于龍潭京師大震上徘徊殿廷間召方孝孺問計時廷臣勸上幸浙或湖湘以圖興復孝孺曰城中尚有禁兵二十萬唯有力守以待援兵卽事不濟國君死社稷正也無已且遣大臣諸王等再詣燕師以緩之辛酉上遣李景隆及兵部尙書茹瑄都督王佐復至燕軍中前請燕王曰皇考已分封今割地何名公等歸奏

上但奸臣至我卽解甲謝罪退謁孝陵歸奉北藩景隆

等皇恩不能對遽還壬戌上復遣谷王穗安王楨等往

王卒不奉詔唯與諸王相勞苦宴罷遣歸甲子上遣人

潛齎蠟丸四出促援兵皆爲燕游騎所獲是時王叔英

募兵于廣德齊泰奔往從之姚善起兵于蘇州黃子澄

往從之而練子甯募兵于杭州黃觀募兵于上游皆倉

卒不得至上唯與方孝孺執手流涕命徐輝祖等分道

出禦谷王穗李景隆等守金川門時左都督徐增壽久

蓄異志至是首謀應燕御史魏冕大理丞鄒瑾率同官

毆之請速加誅上猶不聽

及燕據明史廖昇傳言燕兵犯闕都督徐增壽徘徊殿廷



有異志冕率同官毆之通紀及典彙所記則同官之毆者共十八人而據紀事本末則云毆李景隆按是時上方遣景隆至燕師議和恐無是事增壽後爲建文所刃蓋因同官之毆疑之已徐得其實耳今據明史昇傳

乙丑燕師薄金川門時北兵駐龍潭王慮京城完繕勤王之師四集乃遣劉保華聚等領騎兵十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遂帥大隊整兵前進至則增壽果謀內應上乃手刃之于左順門而是時谷王穗李景隆已開門納燕師輝祖等力戰敗績上知事不可爲縱火焚宮馬后死之傳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編修程濟御史葉希賢等凡四十餘人從中致異火起帝及皇后馬氏崩此據成祖實錄之文也下文或言帝自地道出則參以野史之說然其例議中仍不據也若後修之明

史則云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是不據自焚之說已預  
爲遜國張本惟既云帝不知所終何以下文又有出帝  
后尸于火中之語未免上下矛盾惟綱目三編書法詳  
明其綱曰京師陷帝不知所終目云都城陷宮中火起  
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詭云帝尸越入日  
用學士王景言脩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  
帝由地道出已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爲僧時往  
來跡世遂以帝爲遜國云按此蓋據遜國記之文也王  
鴻緒初修之史據實錄爲正說明史雖刪其自焚之語  
猶不敢遽定其爲馬后之尸三編所書必當日奉  
敕裁定故輯覽注云遜國之說明舊史例議力辨其妄  
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  
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削髮  
出已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言良是但據王鏊陸樹  
聲薛應旂鄴曉朱國禎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攷雖有  
對訛未必悉出傳會且史傳載黃觀出募兵未還或告  
言宮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  
進似又非盡無稽者第事難徵覈姑從闕疑今故增錄  
出已之畧而復辨之如此據此則三編輯覽未嘗不兩  
存其說而實信遜國之語之未必盡誣也明人紀革除

遺事無慮數十百種之多卽其收入四庫書存目者亦有二十餘種其中如符驗黃佐稍稍駁止然皆辨遜國以後爲僧之事不謂宮中火起便是建文結局朱睦㮮遜國記序中力闢建文髡緇遁去及正統五年迎入大內之說而于建文四年六月之書法則云宮中火起帝遜位作爲傳疑之詞然則自焚之說卽睦㮮亦不敢據也陳建皇明通紀作于正德間賦詠其載變服遜去及詭指后尸爲帝尸者皆本遜國記中語三編之所記亦大畧相同此可見矣國初力闢此事者唯朱竹垞時以鴻博在史館力持成祖實錄中帝后自焚之說故明史稿因之而仍存出亡之或說于後直至重修明史修三編始以帝不知所終一語結此一局而自此建文遜國遂成定案矣○又按明史雖以遜國爲或說而據紀傳所載怡處處留住建文出亡地步觀葉希賢傳已見大畧而復于牛景先傳中據遜國記革除遺事諸書備載從亡諸臣而自程濟以下皆有可攷此則明史稿所未

是日燕王自金川門入御史連楹叩馬欲刺王遂被殺屍植立不仆云王旣入遣中使出馬后屍于

火詭言帝屍持之泣曰癡兒何至是尋下令索齊泰黃子澄等榜其姓名曰奸臣計左班文臣凡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尙書齊泰禮部尙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甯右侍中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尙書王鈍戶部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尙書侯泰暴昭工部尙書鄭賜工部侍郎黃福吏部尙書張統吏部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戶部侍郎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皆懸賞格購首告及縛送者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上表

勸進時文臣叩馬首迎附知名者吏部侍郎蹇義戶部  
侍郎夏原吉侍中劉儵侍郎古朴劉季篴大理寺少卿  
薛崑侍講王景修撰胡廣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  
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胡濙金幼孜兵部郎中  
方賓刑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  
楊士奇等禮部侍郎董倫以嘗勸帝睦親藩故不入奸  
臣榜中時已八十燕王命致仕尋卒攷選據明史所記  
黃淮之等明史散見于各傳中惟董倫傳則云成祖卽  
位倫年踰八十命致仕尋卒是則倫固未嘗仕于成祖  
也勸進之二十餘人倫有其名竊謂倫以耄年受建文  
寵遇不能死節固不得爲無罪然以此人之勸進班中  
與解縉黃淮等並列似未平允夫勸進列名未必倫之  
自署卽謂其年老依違而踰八十之衰翁隨班叩謁似

亦非事實況成祖令其致仕則倫之不願改事成祖可知所以不殺倫者以其有請親睦宗藩之書故特宥之耳今別書董倫致仕于勸進方燕王之入城也楊榮迎謁請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王乃悟己巳王謁孝陵諸王文武羣臣備法駕奉寶璽迎王于道呼萬歲王乃升輦詣奉天殿受朝賀卽皇帝位是日朝賀班中兵部尚書茹瑺居首上迎謂曰朕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對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上大悅時榜中逮捕諸臣鄭賜王鈍黃福尹昌隆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又以茹瑺李景隆言竝宥張統及毛泰亨皆先後授官或仍其故職尋復揭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周是

修姚善甘霖鄭公智葉惠仲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  
程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  
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餘人 庚午復周王  
櫛齊王博爵 壬申葬建文皇帝蓋馬后也上以葬禮  
詢之王景對曰當以天子之禮葬從之尋遷興宗孝康  
皇帝主于陵園仍稱懿文太子 丁丑殺兵部尙書齊  
泰太常寺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泰之  
謫也帝令與子澄密在外募兵後以蘇州知府姚善言  
復召二人還泰行至中途聞京師不守奔往廣德時王  
叔英募兵在廣德疑泰有貳心欲執之泰告之故相持

慟哭共圖興復榜購泰急泰常騎白馬墨之以行行稍  
遠汗出罍脫有識之者曰此齊尙書馬也遂被執子澄  
就姚善于蘇州聞召未行而京師陷欲與善航海乞兵  
善不可乃就前袁州知府嘉興楊任謀舉事爲人所告  
與泰先後縛至京師俱不屈死任以匿子澄與二子禮  
益俱斬泰從兄弟及子澄二子俱從坐上之發北平也  
道衍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殺孝  
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頷之然素重孝孺名召至使  
草詔孝孺衰經入悲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毋  
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上曰彼



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一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語塞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投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哭且詈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上曰獨不畏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上猶欲強之孝孺乃索筆大書燕賊篡位四字上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報國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孝孺兄孝聞力學篤行早卒弟孝友同時就戮亦賦詩一章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

投秦淮河死是獄也泰與子澄皆坐族而孝孺以十族  
故竝及其朋友弟子于是廖鏞與其弟銘皆德慶侯永  
忠孫也以曾受業孝孺爲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遂  
被逮死太常少卿盧原質以中表故與其弟原朴皆坐  
死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嘉猷皆同里弟子孝孺嘗  
曰匡我者二子也刑部侍郎胡子昭以孝孺薦預修太  
祖實錄河南叅政鄭居貞孝孺友也諸人皆坐黨被逮  
死又孝孺主應天試所得士有長洲劉政桐城方法政  
曾草平燕策未上聞孝孺死遂歐血卒法官四川斷事  
以諸司表賀登極不肯署名及被逮行次望江瞻望先

人廬舍再拜自沈江死凡先後坐孝孺黨而死者八百

餘人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後繫獄籍其

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

從上怒甚乃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爲十族誅之然後詔

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盡戮抄

沒發充軍坐死者復千餘人臣林外紀云成祖曰吾固

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

朋友門生凡刑七日紀事本末云文皇大聲曰汝獨不

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舊史例議以廖鏞等

逮論在孝孺死後朱熹尊以孔安國及馬鄭解九族上

至高祖下至元孫不及異姓則反輕于秦法之三族謂

十族之說非實按夏侯氏歐陽解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

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成祖並非經生一時激怒不同

議禮何暇辨九族之當從何家言乎且成祖誅夷之慘

一時坐黨禍死者據朱彝尊明詩綜詩話言長陵靖難

受禍者莫係于正學先生坐方黨死者相傳八百七十

三人其次黃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二百

八十人若胡大理之死郡志稱其族棄市者二百十七

人坐累死者數千人茅大芳妻斃于獄有與狗喫之旨  
載袁褰奉天刑賞錄云云然則當日或加三爲四或加  
九爲十傳聞異詞不足辨而一時門生朋友濫及無辜則亦不能爲之諱也

翰林修撰黃

巖王叔英方在廣德募兵間齊泰就逮知事不可爲乃  
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又自題其案曰生旣已矣未有  
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己卯叔英自經于  
元妙觀銀杏樹下時御史古田林英亦在廣德相繼自  
經後陳瑛希旨請簿錄其家于是叔英妻金氏自經死  
二女下錦衣獄投井死英妻宋氏下獄亦自經死是  
月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輝祖戰敗歸守父祠上入城  
諸武臣皆迎附輝祖不屈召詰之不出一語始終無推

戴意乃下吏迫取供招唯書其父開國功臣及免死有券上怒欲誅之徘徊既久竟從寬典勒歸私第削其封爵殺御史大夫練子甯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子甯在杭州爲臨安衛指揮劉傳縛以獻上親詰之語不遜命磔死族其家姻戚俱戍邊敬在朝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抗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上怒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有何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卽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邪上猶不忍殺道衍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陛下甯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

子甯既誅其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之同妻沈劉家  
河死里人刑部主事徐子權聞子甯誅亦慟哭自經死  
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論凡天官輿地律歷兵刑無  
不博究故上屢欲用之後言及輒嘆曰國家養士三十  
年唯得一卓敬耳宗人府經歷宋徵與子甯同請誅景  
隆又上疏請削罪藩屬籍同時被執不屈死 燕師之  
入也唯太常寺卿襄陽廖昇最先死時朝廷遣使請割  
地不許昇聞而慟哭遂自經洎燕師薄城修撰王良與  
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時同  
里解縉胡廣及吳溥皆比舍而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

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良獨流涕不言既去溥子與  
弼尙幼嘆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  
耳須臾隔牆聞廣呼家人謹視脉溥顧與弼曰一脉之  
不舍肯舍其生乎俄聞良舍哭果飲酖死國圖王良殉  
難事見明史  
本傳中興彙所載亦同而附辨其下云諸本皆云良以  
辛巳碑鍵文九月辛帝遣郎中黃觀論祭之革朝志力  
辨其非言良家飾此以避追錄耳吳與弼少從其父溥  
邸舍日見良事能述之按姜氏秘史掘王氏家譜以良  
死在前一年竝及黃觀論祭之事四庫書提要辨證  
云革除之際誅錫異已凡効忠于建文者皆禍及子孫  
安知王氏家誣非爲宗族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  
爲定論明史良傳仍用前說蓋必有所攷也此所論與  
典彙說合金川門陷進士葉福守門不克死之宮中火  
今據書之起都給事中義烏龔泰赴援被執以非奸黨不殺自投

城下死衛府紀善泰和周是修聞難留書別縉廣及蕭  
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應天  
府學拜先師自經死江西副使崇德程本立由僉都御  
史改官未行聞燕兵入自縊死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  
冕聞帝殺徐增壽宮中火起二人俱自刎死時秦府長  
史鄒朴聞瑾死不食卒兵部郎中譚翼自焚死妻子殉  
焉凡此皆在燕師陷城之數日間而孝孺旣誅上欲以  
草詔屬侍讀樓璉璉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承命不敢辭  
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夕遂自經死  
或曰草詔乃括蒼王景或曰無錫王達云 右侍中黃



觀募兵在外詔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並二女給象奴  
奴索釵釧市酒肴翁悉與之持去亟攜二女及家屬十  
人投淮清橋下死觀行至安慶聞京師陷或告曰新君  
卽位三日矣觀嘆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葬之江上  
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激處死觀弟觀先匿  
其幼子逃它處或云觀妻畢氏孀居母家遺腹生子故  
黃氏有後于貴池方觀妻投水時嘔血石成小影陰雨  
時輒見相傳以爲大士像有僧昇至菴中翁氏見夢曰  
我黃狀元妻也比明沃以水影有愁慘狀後移至觀祠  
傳以爲翁夫人血影石云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南郊

以太祖配赦天下詔自今年六月後仍稱洪武三十五

年或謂此語見七月朔詔中以仍稱洪武三十五年之語推之則革除以後當以建文元年爲洪武三十二年

靖難兵起紀年之例一定如此乃實錄則直以建文元

年二年三年爲永樂之元二三年及至是年七月則又

改書洪武三十五年當曰史臣之謬戾已不自顧其前

後之矛盾雷同矣附議以明年爲永樂元年凡建文中

于此以證實錄之誣妄

于犯者一切弗問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繇役三

年畿內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皆蠲租一年餘州縣

及未被兵各省皆蠲田租之半 癸未召前北平按察

陳瑛于廣西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凡建文朝廢斥者

盡還故官 甲申詔建文時所改官制一切復之一日

上顧侍臣太息曰只此一事前代沿襲已久何關利害

亦欲改耶乃令吏部尙書張統戶部尙書王鈍解職務

月給半俸居京師統懼自經于吏部後堂侍郎毛泰亨

懼亦死

國史據張芹備遺錄及典彙所載俱列張統毛泰亨于壬午殉難諸臣中其實統雖在奸臣榜

中據皇明通紀紀事本末皆云以茹瑺李景隆薦仍故

官及踰月成祖以建文改官制咎及統等命與戶部尙

書王鈍解職統畏懼自經于吏部後堂毛泰亨亦死證

之明史統傳亦辨其非殉難而死者然則統不但不得

與于殉難之列竝不得與削爵之徐輝祖致仕之董倫

比也今據明史本傳書之又按年表統以七月自經今

據方統之在吏部也值變官制小吏張祖言曰高皇帝

立法剗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入口願公力

持之統雖不能用然心賢祖奏爲京衛知事及統死屬

吏無敢視者唯祖獨經紀其喪云 辛卯執蘇州知府  
安陸姚善至不屈死初善守蘇州黃子澄聞金川之變  
欲與善航海募兵善曰公朝臣宜收兵圖興復善則守  
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方練兵守蘇州爲麾下許千  
戶縛以獻至京師上詰之曰汝一郡守乃敢抗我善大  
聲曰各爲其主耳命誅之刑科給事中黃鉞者善之執  
友也方丁父憂家居蘇州聞童俊以鎮江降杜門稱疾  
不出善以書招之許俟營葬畢至軍及聞善被刑乃以  
越日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赴水死

國朝姚善之死諸書皆云七月十日蓋辛

卯也又云鉞以十一日赴水死按明史鉞傳言鉞以戶  
科召行至中途自投于水以溺死聞故其家得不坐云

至革除遺事諸書所記則錢以是年七月姚善被誅之次日死蓋成祖不知其死而召之故其家以溺死聞蓋避追錄也此與王艮之死其家譜以爲卒于辛巳者同故明人亦有避追錄之語而明史傳中所載語有斟酌今仍系之善被誅下更於明年召官時補出錢死之本末

癸巳改封吳王允熲廣

澤王衡王允炆懷恩王徐王允熈敷惠王隨呂太后居

懿文太子陵園 甲辰命致仕尙書王鈞偕工部尙書

嚴震直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燕兵

之入也鈞踰城走爲邏卒所執遂降仍其故官至是與

張統同罷尋復用之震直分巡山西行至澤州而卒

國朝

明史震直傳但書其巡視山西至澤州而卒又張統傳

言世傳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死考諸國史非事實也按此卽世所傳搜山打車諸傳奇今據明史本傳餘悉刪之 是月殺刑部

尙書暴昭侯泰禮部尙書陳迪戶部侍郎郭任盧迥昭  
潞州人前掌北平司事在真定與鐵鉉輩悉心經畫及  
平安軍敗召歸燕師陷城昭出亡被執抗詈不屈支解  
死昭之出也侯泰代之燕師旣起力主抗禦之策會督  
餉山東行至高郵被執不屈與弟敬祖子玘俱死迪宣  
城人李景隆之敗迪陳大計命督運軍儲已聞變赴京  
師召至責問抗聲不屈遂與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磔  
于市旣死人于衣帶中得詩及五噫歌詞意悲烈蒼頭  
侯來保拾其遺骸歸妻管氏縊死幼子珠生五月乳母  
潛置溝中得免任丹徒人一日定遠人初佐戶部飲食

起居俱在公署時方貶削諸藩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儲軍實運財粟果何爲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旣竭姑息隨之將坐自困耳上時在藩聞而惡之兵起任與同官迴主調兵食京師不守被禽不屈死于經同坐少子戍廣西迴仙居人飲酒高歌不拘細行人目其狂及仕折節恭慎至是被執慷慨就刑長謳而死迪在禮部有侍郎黃魁通習典禮迪與侍郎黃觀皆愛敬之又戶部主事巨敬充史官以清慎稱皆與迪同召不屈死召大理少卿胡閏御史高翔至閏鄱陽人嘗

題詩吳芮祠壁太祖見而奇之因果官至卿貳翔高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監察御史燕兵之起二人晝夜畫軍事上聞其名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遂與閨同不屈死翔坐族親黨皆戍邊竝發其先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高翔也閨子傳道亦坐死幼子戍邊有四歲女郡奴給配功臣家稍長識大義嘗以糲灰汙面其後遇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爭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遂以貞節終 殺副都御史茅大芳僉都御史周璿大芳泰興人洪武中爲淮南學官召對稱旨擢秦府長史制詞以董仲舒爲言大芳益奮激盡心輔



導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之記建文時擢官臺憲燕  
師起遣淮南守將梅殷詩詞意激烈聞者壯之璿當洪  
武末以天策衛知事建言擢是職竝見收不屈死而大  
芳子順童道壽俱坐誅二孫死獄中一時諸御史以抗  
節死者王度歸善人燕兵起贊畫軍事及李景隆敗盛  
庸代之度密授機宜遂有東昌之捷小河之役奉命勞  
軍徐州還與孝孺誓死社稷遂坐方黨謫戍賀縣坐語  
不遜族之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累官侍  
講太祖諭之曰翰林雖職文學然旣列禁近凡國家政  
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

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裨益當時汝宜以古人自期已改  
監察御史建文更官制改左拾遺上卽位召見不屈死  
之德彝死時兄弟竝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  
族令闔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毀戴氏族譜獨身留  
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至京撈掠終無一言故戴氏獨  
免于族云董鏞逸其里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  
誓以死報國諸將校觀望不力鏞輒露章劾之城陷被  
殺家戍極邊于是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懷甯甘霖嘉  
興姚瑄皆坐誅而給事中則有莆田陳繼之西安韓永  
當兵事亟繼之數條奏機宜永亦慷慨論兵事時上欲

官之卒與繼之同抗辭不屈死繼之之死又坐其父母兄弟悉戍邊云上之卽位也有詔至不屈而死者祥符王良當建文時遷刑部侍郎議減燕府人罪不稱旨出爲浙江按察使上頗德之詔至浙江竝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之衆劫之去良集諸司印于私第將自殺未卽決妻問故曰吾死自分未知何以處汝耳妻曰君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饋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後園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斂妻畢以子付友人家遂積薪自焚印俱毀上聞之曰死固良分但毀朝廷印不得無罪命徙其家于邊漳州府教授陳思賢茂名人以忠孝大義勗諸

生及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卧不迎  
詔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  
人卽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  
賢及六生皆死六生皆龍溪人 初勤王之師自姚善  
王叔英外則徽州知府陳彥回莆田人曾坐父罪謫戍  
雲南比至蜀家人多道死惟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  
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貧不能歸依鄉人知縣黃積良  
冒黃姓久之以聞中教諭嚴德政薦授保甯訓導考滿  
陞見擢平江知縣踰年太祖崩入臨又以給事中楊維  
康薦擢守徽州建文初祖母郭卒當去百姓詣闕乞留

彥回衰經入京自陳乞復姓許之唯連乞終制不許葬  
郭于徽城之北對百姓曰吾昔以命冒它姓徒以祖母  
存耳今祖母沒宜自請死天子特宥之敢不以死報國  
乎燕兵逼京師赴援不及被禽至遂抗節死之樂平知  
縣張彥方龍泉人初爲給事中以便養改官樂平時應  
詔勤王帥所部抵湖口被執械至樂平斬之梟首譙樓  
當暑一蠅不集經旬面如生邑人葬之清白堂同時又  
有松江同知者失其姓名或曰周繼瑜也勤王詔下榜  
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竝指斥靖難之師乖  
恩悖道械至京磔于市其武臣之死者河北衛指揮張

倫從盛庸戰有功庸敗燕將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  
賣爲丁公平遂不屈死之京師陷武臣自盛庸平安以  
下無不歸附從容就義者唯倫一人而已而是時有台  
州樵夫日負薪入市口不貳價聞京師陷慟哭投東湖  
死温州樂清亦有樵夫聞其鄉人卓敬死亦號慟投于  
水二樵以遞世逸其名或曰其一卽指揮張安也又陳  
質者建文元年宋忠之敗質以參將退守大同代王欲  
舉兵應燕質持之不得發洎燕攻大同蔚州廣昌已附  
于燕質取之至是追論其罪與鎮撫周拱元俱坐誅  
八月壬子命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竝預機

務縉首迎附召對稱旨命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

至夜分上就寢猶賜坐榻前語以機密重務內閣預機

務自此始政異諸人入閣本紀統系之八月牽執兵

部尙書鐵鉉至陛見背坐廷中抗言不屈上令兩武士

夾棒持之脅其一回顧終不可得遂磔于市鉉鄧縣人

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識

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任山東解濟南

之圍又與盛庸大敗燕師于東昌自此燕兵徑取徐沛

不敢復道山東渡江之役屯兵淮上庸敗績鉉兵亦潰

上以鉉非朝臣故不族鉉父仲名年八十三與母薛竝

安置海南子福安戍河池二女發教坊司誓死不受辱  
久之赦歸鉉之死也高巍在外聞京師不守先自經于  
驛舍而高賢甯前以射書城外上悅其言爲之緩攻至  
是被執入見上曰此作論秀才好人也可予一官賢甯  
固辭錦衣衛指揮紀綱素與賢甯善勸就職荅曰吾嘗  
辱王先生之教矣蓋賢甯濟陽人王省之弟子也綱爲  
言于上竟得歸年九十七卒其叅鉉軍事之宋叅軍及  
繼巍上書之御史韓郁皆變姓名遁去不知所終云  
丁巳分遣御史巡察天下利弊當興革者以聞 戊午  
授都督何福爲征虜將軍鎮守甯夏節制山陝河南諸



軍都督同知韓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福自淮北  
敗犇還上以其宿將知兵推誠用之又聘其甥女徐氏  
爲趙王妃 甲子命西平侯沐晟填雲南 丙寅殺御  
史大夫景清夷其族清本耿姓訛爲景真甯人建文初  
出爲北平叅議上在燕邸與語言論明晰大稱賞還遷  
左都御史與孝孺等約同殉國及京師不守清知建文  
之出亡也密謀興復乃詣闕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命  
仍故官委蛇班行者久之是日早朝清衣緋懷刃而入  
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急上故疑清及朝清獨  
著緋命搜之得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仇

耳上怒命磔于市清罵不絕口而死一日上晝寢夢清繞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爲厲邪乃夷其九族盡掘其先人冢墓又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據三編質實云王鏊守溪筆記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江次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直噴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爲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其說與明史異紀事本末有青州教授劉固者依清居清遇害連及固與弟國母袁氏同受刑于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大呼綱索俱斷奪刀連殺十餘人詔磔之上之卽位也駙馬都尉梅殷尙擁兵淮上不降上乃迫甯國公主齧血爲書以授殷殷得書慟哭乃還旣入見上迎勞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耳上默然以公主故不誅然

自是益銜之 九月甲申論靖難功封邱福洪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福與張王朱能以首奪九門功最大而謀畫智計遜于王其敢戰深入與能埒然爲人樸慥沈鷺每戰勝諸將爭前效虜獲福獨後故上嘗嘆曰邱將軍功我自知之至是大封功臣獨首福又追贈張玉榮國公譚淵金鄉侯而大甯降將陳亨以白溝河之戰中創幾死已攻濟南與平安戰于鐔山大敗剗甚輿還北平其年十月卒上尤惜之至是追贈涇國公與玉等皆賜謚 論欵附功增李景隆祿封駙馬都尉王甯爲侯茹瑄陳瑄及都督

同知王佐皆爲伯 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直文淵閣預機務與解縉黃淮凡七人竝朝夕左右 甲午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乙未徙山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 江西盜平先是命韓觀討之未至盜已就撫乃授觀爲征南將軍填廣西 是月以吏部侍郎蹇義爲本部尙書戶部侍郎夏原吉爲本部尙書義迎附以吏部右侍郎遷左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上稱善原吉以建文時充采訪

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久之移駐蘄州上卽位或執原吉以獻釋之尋轉左侍郎有言原吉建文時用事臣不可信上不聽遂與義竝擢尙書又改工部尙書鄭賜于刑部晉黃福爲工部尙書劉儁兵部尙書逮谷府長史劉璟至璟之參李景隆軍事也景隆敗璟夜渡蘆溝河水裂馬陷冒雪行三十里子貊自大同赴難遇之良鄉與俱還上聞見錄不省遂歸里稱疾不起至是逮至京師上親詰之璟對詞猶稱殿下且抗聲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遂下獄自經死初温州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

破賊還稱璟才畧太祖喜曰璟真伯溫兒矣上在藩邸  
嘗與璟奕璟輒勝上曰卿不少讓我那璟正色曰可讓  
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上默然璟旣死法官希旨  
緣坐其家上以基有功故不許 前太常寺少卿高遜  
志卒遜志字士敏蕭縣人燕師入遜跡于東甌雁蕩山  
中弟子文淵閣侍書蔣兢從之爲經紀其喪兢宜與人  
致墨明史高遜志附王艮傳言燕師旣入存歿無可攷  
朱竹垞明詩綜詳其本末並載蔣兢祭高先生文据祭  
文蓋九月之晦也今 冬十月丁巳吏部上言前北平  
所屬州縣官朱甯等二百九十人當靖難時俱棄職逃  
亡宜按名逮寘之法詔從寬典悉令入粟贖罪遣戍興

州上既卽位諸州縣奉前詔起援兵者皆入奸臣榜中  
次第逮捕唯日照王璉守甯波燕兵臨江璉造舟艦謀  
勤王爲衛卒縛至京師上詰造舟何爲璉曰欲泛海趨  
瓜洲阻師南渡耳上壯其言竟不罪放歸永清典史周  
縉武昌人燕師起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縉獨爲  
守禦計攝令事已度不可爲懷印南奔道聞母卒歸終  
喪燕兵已迫糾義旅勤王聞京師不守遂亡去至是有  
司捕縉械送戍所居數歲子代還年八十而沒其朱甯  
等二百餘人皆不可考云 已未詔重修太祖實錄命  
曹國公李景隆監修尙書茹瑺副之侍讀解縉爲總裁

建文初臨海葉惠仲以知縣被徵預修太祖實錄遷知  
南昌府至是以坐直書靖難事指爲逆黨遂逮至族誅  
攷異此卽再修之實錄據沈氏野獲編言解縉秉筆盡  
焚舊草舊草卽建文初修之實錄葉惠仲預焉遂以此  
誅坐時上于宮中得建文時章奏千餘道命縉等緝閱關  
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之餘有干犯者悉焚之一日從  
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縉不敢對修撰李貫對曰  
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爲賢邪食其祿則思任其事  
當國家危急之際左右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  
盡心于建文者特惡夫誘建文之壞祖法者耳貫慚而  
退丙寅命鎮遠侯顧成填貴州成自太祖時以洪武



八年調守貴州已從傅友德征雲南有功進貴州都指揮同知尋遷右軍都督僉事佩征南將軍印又會何福討平水西寨凡在黔十餘年威信大著建文初召還進左軍都督以從耿炳文禦燕師于真定被執遂降輔世子居守北平南軍圍城防禦調度一以委之至是論功封侯仍命鎮貴州 壬申徙封谷王橈于長沙 甲戌詔從征將士掠民間子女者悉令放還歸其家 是月以僧道衍爲僧錄左善世 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爲皇后后之爲妃也孝慈皇后深愛之從上之藩居孝慈喪三年蔬食如禮靖難兵起一切部分世子多稟命焉

及冊爲后后弟增壽常以國情輸燕及其誅也上慟惜之欲追贈爵后力言不可上不聽卒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竟弗謝其深明大義如此廢廣澤王允熲懷恩王允熒皆爲庶人是月進郭資爲戶部尙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使事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縣明年夏稅是月擢保定知府翟僉爲刑部尙書仍知保定府又擢右通政李至剛禮部尙書初金川門不守建文帝東西走殿廷欲殉社稷翰林院編修程濟請遜國以圖後舉帝不決乃以爲僧請自任扈從于是帝泣急命舉火焚宮是日帝自地道出從

已諸臣或縋城或由水關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中中官託言得高皇帝所遺度牒三紙首應文與帝名合次應能時吳王教授楊應能在從中自任之唯應賢不審俄監察御史葉希賢至毅然曰臣名賢何疑焉于是僧溥洽爲帝祝髮應能希賢亦竝祝髮一時從帝出者凡五六十人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多縈繫宜各從所便乃議以二十餘人從濟與希賢應能三人或稱道人或稱比丘皆朝夕在帝左右譏察防衛其餘或往來道路運給衣食或游歷所至更番爲主而姓名爵里世莫得傳傳者

亦不無異詞于是有河西傭補鍋匠及馬二公子之屬  
嘖嘖稱人間河西傭者常披葛冬日走乞金城市中已  
至河西傭于莊浪魯氏得直買羊裘而以故葛衣覆其  
上葛雖破縷縷終不肯棄去力作倦輒自吟哦或夜聞  
其哭聲久之有識傭者與語不荅走之南山後卒死莊  
浪屬主人曰我死幸勿埋我俟西北風起火之魯家從  
其言補鍋匠者常往來夔州重慶間業補鍋凡數年川  
中人多識之時在夔有童子師能爲古詩詩後題馬二  
公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一日遇補鍋匠于市中相顧  
愕然已相持哭共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復相持哭別去

或曰馬二之合蓋馮姓也又一僧二樵者皆隱于浙東  
僧自稱雲門僧或稱稽山主人每泛舟賦詩歸卽焚之  
二樵一在會稽自號若耶溪樵每于溪沙上以荻畫字  
已輒亂其沙有疑之者從後抱持觀之則皆孤臣去國  
之詞也一在金華之東山時稱玉山樵麻衣戴笠終身  
不易以上皆逸其名唯玉山樵嘗爲王姓者題詩曰宗  
人故疑其爲王姓云葉希賢之從帝爲僧也自號雪菴  
和尚壯年落髮雲游滇蜀間走重慶之大竹善里愛其  
山水里有隱士曰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爲  
結茆于白龍山和尚率數人居其中或云其徒或云其

所奉者帝也和尙所夕誦易乾卦山中人疑其不誦佛  
經景賢固知之不敢言亦不忍問而和尙亦默會景賢  
意乃誦觀音經然好觀楚詞時時袖之登小舟悼急灘  
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之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衆莫測  
其云何也希賢與應能皆先帝卒卒之日其徒問師卽  
死宜銘何許人和尙始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卒不荅  
有知之者曰此前監察御史與練大夫先後請誅李景  
隆者也又牛景先不知何許人嘗爲御史金川門啟易  
服宵遁卒于杭州僧寺中自帝遜國後越數十年有松  
陽人王詔游治平寺于轉輪藏上得書一卷記建文已

臣二十餘人事蹟楮墨斷爛可識者僅九人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皆定海人同族同仕于朝田玉官郎中京師破去爲僧良玉官中書舍人變姓名走海南鬻書以老良用爲舟師死于水中節好老子太元經爲道士何申宋和郭節俱不知何許人同官中書申使蜀至峽口聞變嘔血疽發背死和及節俱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死何洲海州人不知何官與和節俱友善亦去爲卜者客死郭良官籍俱無攷與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其餘十餘人俱失其姓名疑卽程濟葉希賢輩也其最後晚出者曰致身錄相傳得之江南茅山道書中爲吳

江史仲彬所述仲彬者建文時爲侍書帝之出也欲往  
滇南依西平侯仲彬以爲不可適其家有艇來遂迎帝  
至吳江之黃溪主仲彬家其後帝凡三至遂爲仇家所  
訟逮捕仲彬繫獄死

國朝明史牛景先傳言仲彬實錄未嘗爲侍書錄蓋晚出不足信

中所載與諸家紀革除遺事或先或後互有出入而所  
載從亡諸臣皆有姓名爵里可攷凡二十二人其與治  
平寺藏內所載之九人中有梁田玉良玉中節及宋和  
郭節得五人又以河西傭爲編修趙天泰三原人補鍋  
匠爲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馬二公子爲刑部司務  
馮淮黃巖人此外又有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翰林院



待詔鄭洽浦江人王資失其官杞縣人皆帝游歷所至  
更番爲主者而毀印自焚之王良亦在所主中又刑部  
侍郎金焦貴池人檢討程亨澤州人劉伸失其官杞縣  
人太監周恕和州人皆往來伺應共資糧屝屨者而四  
川參政南康蔡運有傳其踰年坐奸黨而死者亦在焉  
合之濟希賢應能景先仲彬五人共二十二人惟所稱  
雲門僧卽宋和而雪菴和尚別屬之郭節東湖樵夫卽  
牛景先與台州投東湖而死之樵夫是一是二皆不可  
攷所謂傳聞異詞者也二十餘人中或先帝卒或散在  
四方而客死惟濟從亡在外近四十年蓋與帝爲終始

云濟朝邑人据致身錄所載又云績溪人通道術遜國之議自濟倡之時有傳其奇術者云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時參軍事名在碑中一夜濟往祭碑人皆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椎之已又止之曰先爲我錄文來時椎甫下遽停而碑已缺損乃据其可識者錄以上令按碑行誅而濟名適在椎脫處遂得免或曰徐州未嘗有捷事之有無殆不可攷也初燕師之入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一夕盡遁去詰朝御史以聞上不問後始有嘖嘖言遜國事者或云僧溥洽知狀或云匿溥洽所上乃以它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以訪張三

手爲名內監鄭和以下西洋爲名徧物色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迨姚廣孝將死始請于上出之至于帝之與濟則皆不知其所終云

三編發明曰惠帝以柔牽之資丁強藩之逼智力兼困以至于亡然其天性仁厚親賢好學除軍衛單丁減蘇松重賦澤施未久善政在民是以天命雖移人心猶結而成祖本由逆取復果于殘殺一時忠義如林蹈九死而不悔何其酷也至若遯山逃海諸人流離矧味身之旣隱焉用文爲而聞風感興若將親炙然疑交作所由來矣夫據左氏傳則程嬰杵臼皆爲

烏有然馬遷逸事人人樂道故明史以爲與其過而去之甯過而存之忠貞之氣屈極而伸至今四百年後易名列祀折一衷而定論存他說以闕疑所以揭幽潛于日月懼亂賊于春秋豈不韙歟

國史按王午殉難已通諸臣野史所記如大理寺丞劉端刑部郎中王高皆以孝孺坐誅已見成祖實錄此外又有高不危者與高巍同時死義不危弟宣坐謫南海衛或曰不危卽巍字也典彙辨之以爲別是一人又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帶刷其膚肉至盡姻姪坐死者八十餘人又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有拾其遺骸得自書絕命贊典彙所記畧同竝載其絕命詞凡四言十句又工部侍郎張安國聞燕兵入與妻賈氏訣賈請隱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皇帝自焚乃鑿舟自沈死又胡子昭殉難其弟子義時爲蜀府典寶聞其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爵之令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二子竟棄去不知所終

明通鑑卷十三

三

今檢明史子昭傳亦遺之若典彙所記則有山西布政使理問徐讓孝義縣丞衛健二人俱奉詔使燕還在軍戰沒又御史王玘蘇州人以奸黨挨購在錄中戍曲靖衛舟行忽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臣遂不食死妻范氏營葬其姑守節以死里人立廡祀之又龔詡年十七爲金川門卒兵入詡大哭還鄉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詡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痛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以上所記明史皆軼其姓名而劉端王高之等三編已補入族孝孺目中其他亦大半采入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毋甯過而存之是也又三編所載黃觀在外募兵同時有金侍郎者逸其名募兵江西有朱進者常州人隨行俱被執就戮又金川門之陷有編修陳忠者鄞縣人殉難死凡此又皆野史所不具者若夫燕兵初起湯宗告變野史以爲靖難後被誅入之王午死事中昔人辨之今明史所列湯宗傳尤爲確證此又不可不辨者也謹按重修綱目三編在乾隆四十年是時方敕大學士九卿等稽考明季殉難諸臣定專謚通謚之

例下至諸生章布及不知姓名之疏議謚難于概見者亦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撰爲勝朝殉節諸臣錄

上

諭念及建文革除之際其諸臣之仗節死難者史冊

所載甚多當時永樂以藩臣犯順稱兵陰謀奪國諸人義不戴天雖齊秦黃子澄等輕率寡謀方孝孺議見迂濶然迹其尊主鋤強之心實堪共諒及大勢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詞抵斥雖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爲無慚名教其它若景清鐵鉉等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雖致命不同而志節凜然皆可謂克明大義下至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雖姓名隱晦不彰其心均足嘉尚特以永樂性成殘刻逞志淫刑其屠僇之慘極于瓜蔓牽連殆非人理朕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恨因念勝朝革命之際其抗我顏行者尙念其忠于所事矧建文諸臣不幸遭遇內難爲國捐生成仁取義豈可令其湮沒其應如何分別予謚之處著同前旨交大學士等一體詳查集議具奏稱朕崇獎忠良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于是建文殉難諸臣亦悉依專謚通謚之例增入卷末而入祠之職官如葉希賢牛景先程濟以及梁田玉等九人又入祠之士

民如燕山衛卒金川門卒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  
備補銅匠雲門僧玉山樵塞馬先生之等皆從附錄  
存疑之例均予入祠致祭于此見褒忠之典  
恩隆異代度越千古初未嘗以野史流傳聽其湮沒則  
誠所謂忠貞之氣屈極而伸者矣